

从香港到新疆

走进大西北丛书

萨空了 著

萨空了在中书中详尽记载了1939年3月10日至月13日，由香港到新疆的见闻和感受。他以一介文人在香港组建了一支满载敏感物资的车队，又押车从香港经过越南，再穿越烽火连天的中国抗日战场。一路上备尝艰辛，还为西北建设招兵买马，为友人挈妇将雏，到新疆即办起日报。萨空了是想通过此书的出版告诉大家，对一般知识分子来说『行万里路』比『读万卷书』更为重要

由香港到新疆

走进大西北丛书

萨空了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由香港到新疆/萨空了著,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6

(走进大西北丛书)

ISBN 7-227-02148-3

I. 由... II. 萨...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9583 号

由香港到新疆

萨空了 著

责任编辑	何志明
封面设计	胡国旺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地 址	银川市解放西街 47 号
网 址	www.nx-cb.com
电子信箱	nrs @ public.yc.nx.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宁夏地质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4.5
插 页	2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500 册
书 号	ISBN7-227-02148-3/K·231
定 价	1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新千年伊始,“西部大开发”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媒体聚焦西部,介绍西部的现状和开发前景,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为了使读者进一步了解大西北的历史状况,我们选编了“走进大西北丛书”,所收作品均为民国时期著名人物考察西北的经历和见解,供读者参考。

西北在历史上曾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资源富饶,民族众多,战略地位相当重要。近代以来,包括晚清和民国初年,从龚自珍、林则徐到左宗棠、梁启超、孙中山,都是为了应付边疆危机和战时需要,强调西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倡言移民实边,“开发西北”;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曾经成立过研究西北问题的专门社团,不少人满腔热血,不畏艰险,千里迢迢前往西北考察游历,遥远、荒凉而又神秘的西北一时成为时代的热门话题。同时出版了一些有关西北的考察报告,这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又珍贵的历史资料。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作品中的见解未必都恰当,言辞

也未必都符合现代语言习惯,但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便于读者进行对比和反思,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尽可能地保持了作品的原貌(包括大量珍贵图片)。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为今天西部大开发提供必要的知识和借鉴。

2000.7.15

序

一九三九年由香港到新疆途中的经历见闻，在三年后的今天，我才把它写成这本册子。写成之后，我以深深地叹息代替了普通一个人在一本书完成之后应有的愉快心情。

我决定写这本旅行记，在一九四〇年春，由迪化^①回到重庆的时候。那时的计划，是预备把我自新携归的鲁少飞兄在赴新旅途中所画的四百幅素描，选一二百幅跟我所写的文字合印一册。重庆制锌版太贵，是减少“我写的勇气”的第一个打击。加入《新蜀报》，为延续当时这个陪都的民间喉舌生命而作的半年苦斗，简直使我再无力顾到这件事。一九四一年秋由渝再到香港，在报馆办事的时间之外，减少了睡眠重拾起这件旧工作，陆续地写就几万字。太平洋战事突起，仓皇从九龙逃香港，这些手稿全留在九龙，也就永没有了找回来的希望。所幸当我由港逃桂的时候，我一九三九年旅行中所写可作为写这旅行记蓝本的简略日记，还侥幸的带了出来。但到桂之后，竟又以另外意想不到的原因，将这简略日记遗失了大半，对于这本旅行记的写成，我自己都渐觉无望了。

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新疆问题又时髦起来，桂林《半月文萃》编者金仲华兄力促我将由皋兰到迪化的途中见闻写出，分三期在该刊发表。已写成的这几万字，重燃了我完成这本旅行记的意念，遂以二十天的时间凭了残余不全的日记和追忆，写就自香港到皋兰的部分。

这本旅行记产生的多灾多难，既如上述，已足使人在写完时只

① 今乌鲁木齐市。——编者

能有如释重负的心情，而会叹息了，更何况当我重翻一次所写成的手稿时，自觉写出来的内容，实在距离我所想写的内容，差离太远，试问如何能叫我有一点愉快之感！

我最初的希望是想叫这旅行记能反映出来一九三九年——全面抗战发动后的第三年——中国各地在抗战中一般社会现象的全貌，现在我写出来多少呢？也许只有百分之十！把这样一本书印出来献给读者，自己心上所有的是十二万分的惭愧！

不过在这一次漫长的跋涉中，对我个人，确实有了极大的裨益。在北平、上海和香港，我做了十几年的新闻记者，每天在写文章发议论，实际上我那时只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书生而已，经过这次旅行我才大略地认识了中国，了解了中国问题之所在。举一个小小的例子罢，在这次旅行中写了我是一个办报的人，每到一地第一件我注意的事就是报纸。从桂越边界上的镇南关到迪化，除了陪都省会之外，很大的县城没有报纸出版是很普通的现象。甘肃河西亘长一千多公里的地带中，只有每天出十六开一小张的一份《河西日报》，事实上且可以说是不成为报的报。以致交骆驼、驴子自迪化运来，迟至一个月以后的《新疆日报》对他们仍有新闻的价值。生存在现社会上，如此孤陋寡闻，怎么能活得下去？

过去我以为记者的言论对中国民众会有多大的影响，经过这次体验，我才知道那是“痴人说梦”。过去我很喜欢批评报纸办的好坏，在这次旅行中，我还曾作了搜集一路所见报纸的工作，想作一个综合起来的批评。旅途走完，我这种腐儒的意念，偶有所得，便沾沾自喜的习性，完全革除了。我觉得中国今日实在不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有空闲，干这类不急之务。所以在这本旅行记中对重庆的报纸，我连一个字也没提到。

我为什么说这些话呢？我是想告诉大家“行万里路”，对一般知识分子，比“读万卷书”更为重要。因为只有真的面对了事实，你才能懂得那事实中的问题之所在。同时我也是想借此说明我并不

满意这册旅行记,而终于印行了它的原因。——那就是,我想这个册子也许会至少还能鼓舞大家,树立起来“行万里路”的志愿。大家都能多走路,多认识中国现实社会,对个人、国家大约都会有益。

请打破中国老死不出乡里的习俗,冲出来看看这伟大的中国各地的现实吧!你走出来,你所看见的现实,是会比我写的要现实的多!这本册子如能帮助你决定“走出去看看外面世界”的决心,它也就只剩下覆酱瓿的价值了。——但是我很高兴知道,这个册子的下场,是覆酱瓿了!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七日桂林

目 录

序/1

一 香港到海防/1

1. 远征队的组成/1

2. 小广东轮上/5

二 安南一月/8

3. 初抵海防/8

4. 困难重重/11

5. 河内一瞥/14

6. 海防的生活/17

7. 风雨之夜/20

8. 凉山小住/23

三 镇南关到重庆/26

9. 南宁风光/26

10. 自桂南赴桂西北/29

11. 南丹的纠纷/32

12. 贵阳三日/36

四 重庆二月/44

13. 在重庆要解决的问题/44

14. 大轰炸中/46

15. 两赴北碚/52

16. 渝蓉道上/56

五 成都三周/62

17. 成都的难题/62

- 18. 空袭在成都/63
- 19. 灌县的名胜/65
- 20. 蓉市种种/67
- 六 成都到皋兰/70
 - 21. 惊险的翻车/70
 - 22. 剑阁一宿/73
 - 23. 广元七日/76
 - 24. 南郑和庙台子/81
 - 25. 天双路中/87
 - 26. 华家岭上/89
- 七 皋兰兼旬/94
 - 27. 一段小交涉/94
 - 28. 兰市杂掇/95
- 八 皋兰到酒泉/98
 - 29. 初试励志社招待所/98
 - 30. 武威和张掖/102
- 九 酒泉到星星峡/109
 - 31. 酒泉一日/109
 - 32. 嘉峪关和玉门/111
 - 33. 沙漠旁的安西/115
- 十 星星峡到迪化/121
 - 34. 哈密和七角井/121
 - 35. 鄯善和吐鲁番/126

一 由香港到海防

1. 远征队的组成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星期六,我们这个为新疆输送文化工具并介绍技术的远征队,决定由香港动身向迪化进发。

这个远征队怎么产生的呢?那是一九三八年冬我和杜重远兄由港赴迪,参加新疆的第三次全疆代表大会,在迪化留居了四十天后,由我、重远兄和新疆边防督办盛晋庸(世才)在一次聚谈中,谈出来的结果。

我去迪化,完全是机缘凑巧。自从大上海陷落后流亡到港,在港虽恢复了《立报》,但以粤汉路已断,香港和祖国脱了节,《立报》的影响,远不能和在上海发行时相比,使我怀疑这工作对抗战能有多少裨益;又以抗战以来自己不是留在租界内,便是寄居在他国的殖民地上,抗战的中国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遂造成我想到内地看一看的决心。恰巧这时成舍我兄由汉口到港,使我可以把《立报》交给他而飘然他去;但是到哪里去呢?正在这时候,恰巧重远兄也由潢川回到香港,他此来系省亲家属,预备三渡天山去新疆,在一席长谈中,便确定了,我也跟他去新疆观光。

新疆那时对我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而已,我之决定去,是为了我已先决定离港,而且去新还可以经过当时中国抗战的心脏——武汉。此外如果说新疆对我还有其他吸引力的话,那就是“听说它是一个难得去的地方”,我具有新闻记者应具有的好奇心,所以想去看看,至于真正认识出来新疆的重要性,那已是在我到新疆之后的事了。

我和重远由香港乘小轮经西江到梧州,在轮上巧遇秦德纯、张

任民两先生。到梧州那天,适值敌机第一次轰炸梧州市区,看见黄涛指挥官为了指挥救火被水浇湿了衣服,而我们一天只吃了一餐王逊志先生招待我们的饭。翌早我搭张任民先生的小汽车,重远搭秦德纯先生的小汽车,一天由梧州赶到了柳州,第二天我们便到了桂林。在桂林住了三天,除由黄旭初主席招待我们和夏威军长及各厅厅长吃了一顿饭之外,还拜访了马相伯先生,参观了一些地方,跟着就又搭韦永成先生的小汽车到衡阳,然后同乘火车到汉口,在汉口住了两个多星期,碰到许多朋友,也遇到了不少次敌机轰炸,几经向张家骥部长交涉,我们才和交通部航委会的人员合乘一个专机,由汉口飞去迪化,这个专机中,文化人只添了一个《大公报》的记者陈纪滢。

专机在西安降落加油,雾大戳破了一只轮胎。我们会见了朱子桥先生、卢乃赓先生等,还一同躲了一次警报,但专机仍于当日西飞,在第三天到了迪化。

在迪化居留期间,得到了武汉撤退的消息,在这漫长的旅行中,时期虽短,却大大地增加了我对中国的认识。“怎样能把我们薄弱的力量贡献给国家?”是当时重远和我两个人一致打算觅求的答案。盛世才代我们拟了一个答案,是帮他建设新新疆。他的言辞和态度的恳挚,感动了重远和我,不只我们答应了给他帮忙,还决定了代他邀约更多的朋友。

盛为了获得我们一定回新疆去的保证,在重远就任新疆学院院长、我就任新疆日报社副社长(社长当时由外交处处长也是反帝会的秘书长还兼有许多其他兼职忙的不得了的王宝乾先生兼任)后三日,才放我们南归。接家属之外,重远的任务是邀朋友;我的任务是为新疆购办文化工具,罗致办报和改造印刷厂的技术人才。

我到迪化的时候,新疆还不能收全中央通讯社的广播,武汉撤退后,蒋委员长发表的《告全国国民书》,迪化只收到了后半段;我参观《新疆日报》的设备时,《新疆日报》的铜模还是民国元年杨增

新派人由沪购买的,早已残缺不全,铸字机、刨床等等一概没有;全迪化(新疆的文化中心)公私图书馆书籍都贫乏得可怜……我认为要使新疆文化发达,这种种现象,非彻底革新不可。盛世才同意了我的意见,立即拨了五万元,并写了信叫我带到重庆找财政部长孔祥熙,请他批准把这五万元换成外汇,好在港沪为新疆买必需的机器、书物。

飞到了重庆见过了孔部长,承他答应帮忙,准我换五万元外汇,我和重远又飞回了香港。重远在港结束了他九龙的家先偕眷飞去昆明候包机转飞新疆,我的家属也由上海到港,飞渝转蓉,会合重远、茅盾、张仲实诸兄及眷属西飞。只有我一个人留在香港购办各物,并约聘技术人员。

为了购机器和聘技术人员我本应去上海,但上海已在敌人控制之下,在那里我的熟人又太多,遂托留沪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的一个同学,也是我们办上海《立报》时的营业主任阎奉璋,替我在上海办理一切。订购了两具汤姆森电动铸字炉,并订制了十几副各式大小各种字体的铜模;还有英文的各式大小各种字体的铜模,也买了十几副,因为我想在新疆试办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文、乌孜别克等小民族文字的拉丁化报纸。此外还买了一切铸铅条、花边,所需的刨床、铡刀、凿子种种器具。更在沪港两地委托各书店搜购了“五四”以来各书店所出新书。

至于约聘技术人员,在画漫画编画报方面约了鲁少飞,他是上海《立报》的同事,新闻无线电收听方面约了王棣华,他是北平《世界日报》香港《立报》的同事,铸字方面约了张至炯,他是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多年的一位工友,宁波人,个性极好,过去并没跟我工作过,是阎奉璋在上海代约的;此外就都是在《立报》工作过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的同学,计有阎奉璋(擅长报社管理工作)、周公惠(擅排版排字)、舒谷青(擅刻字)、成寿奇(擅铸字)、赵英贤(擅译电)。计算所买的東西约为十余吨,还有这么多的人,于是我在香

港为新疆买了五辆福特一九三八年式卡车，每辆价格为七百八十余美金，大家都说便宜，因为当时卡车，在港异常缺货。这种卡车都须自装车身，我把它交给了一个在港最有名的装车身工厂装配车身，时间用去了三个星期，同时又收到盛世才的电报，嘱会合新疆驻渝代表张元夫的夫人、女公子，代购一批绸衣料、自来水笔、男女用手表等，作为赠送苏联友人的礼品。这许多事的备办足足地用了三个多月的光阴，并且其间没敢浪费过一点时间。因为那时香港会遭受法西斯匪徒的进攻，已经屡次传说，还有当时离港返回中国只剩下了由港乘轮船转安南的一条路，粤汉路不通，西江不通，广州湾亦不通，况且这条路也天天在宣传，法国或将循敌寇之请而封锁，如果我不快走，说不定我所有的计划、劳力就会全成了灰烬！

所以当收到阎奉璋三月九日可以由沪到港的电报后，我立即托了在法国邮船公司工作的孙源兄为我们买十日由港驶海防的小广东轮船票。人很多，票不易买，许多朋友都劝不必忙，理由是万一阎的船误期不到，这些船票买到了是走还是不走？我当时的决定是不管如何我也要走，如果阎轮愆期，我们宁可到海防去等，因为在海防还有许多事，如上海买的机器是由沪直运海防的，需要提出；卡车、书籍、绸料也已先由转运公司自港运海防，提出装车也有许多手续。这时香港、海防间只有这么一艘小广东驶行，十日往返一次，这次不走，又要等十天，十天之后的情形有谁晓得？

凑巧船票在万难中全数买到，阎奉璋和张至炯在九日也到了香港，于是三月十日上午十一时，我们这一群不畏跋涉，想乘卡车横贯全中国的远征队总算上了征途。

这一群，除了上述的各人外，还有鲁少飞太太和她的小姐。鲁太太这时且已有了三个月的身孕。另外尚有与我们结伴赴渝的北平新专同学张家瑞和方琼凤小姐跟她的三个小孩。

2. 小广东轮上

一片锣声,送走了送行的客人,小广东蠕蠕地移动了,我倚着船舷,看着整个的香港,在我眼前缩小。

“这次是真离开香港了,不知道哪一年我还会回来。”在这个默念中,满腔充塞了对香港的依恋。香港太平山上,我看过朝曦也看过晚霞;九龙弥敦道上,我更领略过许多诗情的月夜。虽然白石的汇丰大楼,和灰红的华民政务司建筑,仍在启示着我,叫我不能忘掉殖民地上帝国主义统治留在心上的创伤,但在“真走了”这意念下,依恋的一念,竟强过了记恨。

小广东轮是一艘四千多吨的内海小轮,大餐间的设备也极平常,只有一间饭厅、一间吸烟室可以享用,西餐之外,红酒可以尽量白吃,算是优点。但是船太小,旅客能够不晕的极少,人爬不起床,西餐且要牺牲,其他享受自更谈不到。在这船上我们买到了六张大餐间的票,其余的票都是统舱。在大餐间住的有鲁少飞夫妇、方小姐及其小孩和我,能经常吃饭的只有我一个人。

这条船,在海上走了三天,除了第一天下午海上曾偶有阳光外,其余的时间,天气完全阴霾,且有风浪,每天在船上除了听机器的声音,就是听海水打在船身上的沙沙地怪响。太单调、太寂寞了和还能活动的旅客攀谈,遂成了我打发时光的方法。中国旅客中我认识了一个中国旅行社的社长潘恩霖,他是经安南去昆明,目的在视察这一带的分社,并创办分社;还认识了一个重庆某戏影院的经理胡君,此行是经安南回重庆。他们到甲板上来的机会并不多,所以谈话也很少;接触机会多的是三个外国人。

一个苏联的驻日商务参赞,这次是经安南去重庆然后回莫斯科。在吸烟室中我遇到他,我背了一具康泰克司第三号照像机,引起他的注意,他正坐在小桌旁拿着一具康泰克司第二号照像机,看

一张英文说明书试用照像机的各部。他的英文程度很差,所以试用时,很感吃力。我帮忙他,把照像机各部的用法,试验了一次,他非常感谢,于是我们用不能完全达意的英文谈了一阵,从零断的句子中,我知道他是去重庆,在重庆约住一个月即回莫斯科,照像机是才在香港买的,所以还不会用,我问日本的情形,他只能说一般人民生活很穷……以后还谈过几回也只限于天气如何而已。

第二个我遇到的是一个法籍天主教的教士,老穿着一件黑衫,但是很年青,我想他不过二十岁左右。他由上海来,目的地是西贡。因为那里有一个天主教的神学院,他去入学深造。英文可以说一点,对世界大势却没有认识。我问他沦陷后上海日人的动向,并谈到在安南^①日本人的潜势力,他的答复都不得要领。法国青年向宗教中逃避到这种情形,真叫人替法国悲观。

第三个我遇到的是南宁某教会的一个美籍牧师。美国人的性格,照例来的爽朗,谈起来,议论很多。他这次是由香港回南宁去继续服务。问他为什么去香港?据说是送太太、小孩子到那边去,南宁轰炸多,太不安全。某次敌机用机枪扫射,流弹曾射穿他的大衣,幸未伤到他的身体,所以对日寇的滥炸,他表示深恶痛绝。可是谈到国际问题时,他的妙论就出来了。他不赞成美国的民主党,也不喜欢共和党,他只崇拜参议员波拉这个人,在选举时,他总要投波拉一票。对苏联,他说那不是个民主国家,也表示厌恶。我问他是否去过苏联,答说没去过。“那怎么知道苏联不好呢?”他说曾看过几本书。问所看过的书的书名,全是些著名的反苏著作,举几本英美出版的有利苏联的著作,答称没有看到过,我知道他还年轻,在教会中他被教养成这种典型,是怪不得他自己的。

① 唐调露元年(公元679年)改交州督都府为安南都护府,省称安南府,“安南”之名始此。1803年改国号为越南,清政府对其亦改称为越南,但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民间仍沿称其为安南。1884年沦为法国保护国。——编者

他曾屡屡地找我谈，并邀我过南宁时去找他，可是我看得出来，他的热心和我交往，跟他在教堂中想争取到一位教友的热心，并无不同。有一次，他问过我是不是基督徒，我说不是的回答，相当叫他失望。

在船上的生活，颇叫我回忆到八年前由天津乘太古轮船公司的通州轮南下赴沪的旧事。这次在未上船之前担心着太平洋上将有烽火的传说，上船之后，那一切似乎已全遗忘，睡在甲板上的帆布椅中，和八年前一样的，令人慵懒，令人冥想到真正的海阔天空境界……不过当船驶进琼州海峡的时候，船上的空气整个变了，这时，日寇正在海南岛上进攻，船上的中国买办说，说不定敌人的海军，会在这一带登轮检查，许多中国人都有点发慌，可又不知道应当怎样办。

到了琼州海峡，这里真的满布着日寇的运输船，也许有二十余艘吧？整个的海面不再是寂寞的了。船也因为靠近雷州半岛一边走，我们可以隐约地看见陆地的边缘。

紧张了一个下午，结果日寇海军并未登轮检查，大家到傍晚，船已远离了琼州海峡，才放下心长出了一口气。

第三天的清早，天气晴朗；又出了太阳，小广东轮也已缓缓地驶入海防港口了。